

luxun xiaoshuo
quanbian huituben

故事新编



鲁迅

小说全编绘图本

奔月 采薇 非攻 起死



新华出版社



鲁迅小说全编绘图本
luxunxiaoshuoquanbianhuituben

故事新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华出版社

编 (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小说全编绘图本. 故事新编(二)/葛冰编文;舒霄工作室绘.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1

ISBN 7-5011-5554-2

I. 鲁… II. ①葛…②舒… III. 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5579 号

鲁迅小说全编绘图本：故事新编（二）

葛冰编文 王景山导读 舒霄工作室绘画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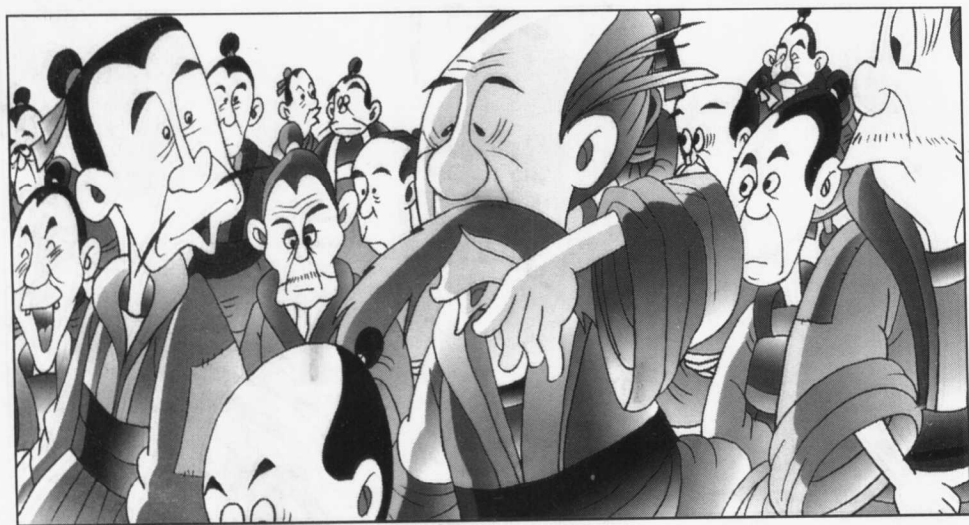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554-2/G·2031 定价: 12.00 元



鲁迅小说全编绘图本
luxunxiaoshuoquanbianhuituben

故事新编





出版说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旗手，鲁迅的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对好几代读者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小说创作是其全部著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一直以文字书籍的形式出版。虽有一小部分作品被改编为连环画，但只是在刊物上发表，或以单本连环画形式出版。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影视媒体的冲击，现代人阅读欣赏习惯正在改变。图文并茂的图书因为其视觉形象的冲击力和阅读的轻松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一些图文并茂、确有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图书，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和收藏。

本书是中国图书出版界第一套图文并茂的鲁迅小说绘图本，具有独创性。作品既保持了鲁迅原著的风格，并体现其精髓，在图书形式上又有所创新；改编忠实于原著，保留了原作的艺术完整性。每篇作品都有鲁迅专家所撰写的“作品导读”，



故事新编

使此书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权威性。因此，我们说将鲁迅全部小说以绘图本形式出版，使鲁迅小说以新的形式和读者见面，可以给读者新的审美愉悦；可以使出版者以独特的版本形式在读图时代进行图书出版的探索和研究；同时，可以满足读图时代一般读者轻松阅读的要求和一部分读者研究和收藏的需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编者 2001年11月29日





“连环图画”辩护

选自鲁迅《南腔北调集》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官——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官——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

故事新编

《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最后之晚餐”，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贵。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Gustave Dor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乐园》，《吉珂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

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Blattfolge）。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



故事新编

一、“农民战争”(Bauernkrieg), 金属版七幅;

二、“战争”(Der Krieg), 木刻七幅;

三、“无产者”(Proletariat), 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画, 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Carl Meffert), 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 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Die Jagd nach Zaren von Wera Figner)刻过五幅木版图, 又有两种连作——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 木刻七幅, 题诗一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 木刻十三幅。

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 是欧洲大战时候, 像罗曼罗兰一样, 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 都是一本书, 只有书名, 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 München), 每本三马克半, 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

一、“理想”(Die Idee), 木刻八十三幅;

二、“我的祷告”(Mein Stundenbuch), 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没字的故事”(Geschichte ohne Worte), 木刻六十幅;

四、“太阳”(Die Sonne), 木刻六十三幅;

五、“工作”(Das Werk), 木刻, 幅数失记;

六、“一个人的受难”(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 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 我曾见过希该尔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 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W. Gropper)所画的书, 据赵景深教授说, 是“马戏的故事”, 另



故事新编

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op” (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国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 (Robert Gibbings)，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元了罢。那书是——

“第七人” (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序 言

这是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很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

故事新编

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目 录

序 言		(1)
采 薇		(1)
奔 月		(61)
非 攻		(97)
起 死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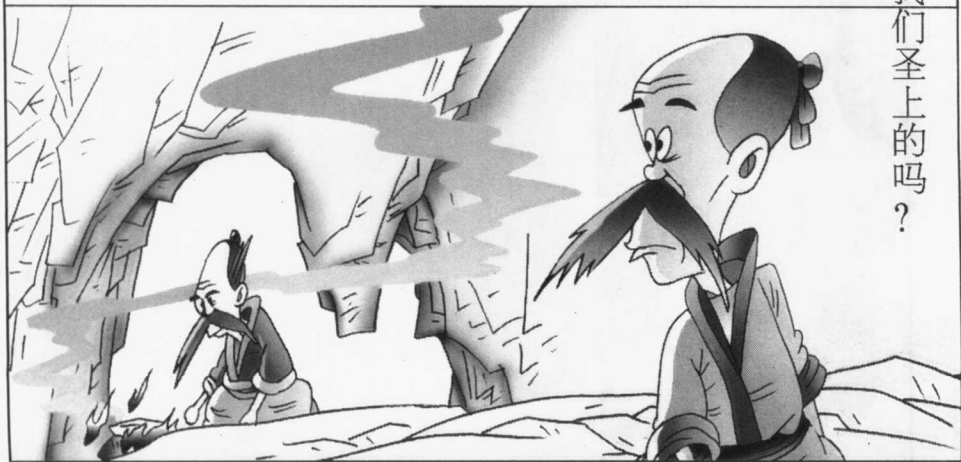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主要出场人物

采

薇

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
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
这样看来，这里的饭是吃不得了。
因为我们是不食周粟的。







这半年来，养老堂里也不大平静了，一些老头子，也都交头接耳，跑进跑出的很起劲。



只有伯夷最不留心闲事，秋凉了，他又老得很怕冷，就整天地坐在阶沿上晒太阳。

听声音是叔齐，伯夷是向来最讲礼让的，低头把手一摆，请兄弟在阶沿上坐下。





叔齐一面并排坐下去，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声音有些发抖。

大哥，时局好像不大好！

伯夷这才转过脸去看，只见叔齐的原是苍白的脸色，好像更加苍白了。

怎么了呀？

您听到过从商王那里，逃来两个瞎子的事了罢。

唔，前几天，散宜生好像提起过。我没有留心。

我今天去拜访过两个瞎子，他们带来的许多乐器。不过好像这边就要动兵了。